

一部电影的异色期待

跨界、稀缺,以及形象差异……

□ 韩松落(专栏作家)



洪晃在《一步之遥》中

对一部电影的期待,由许多小期待构成,故事、演员、风景,甚至主题歌出现的位置……而我对《一步之遥》演员部分的期待里,最大的一块,是对洪晃女士演出的期待。原因不难理解,别的演员都看熟了,即便有意外,也不是意外,而她是个纯粹的意外,是这部电影里的一点奇想,一抹异色。

洪晃之前演过《无穷动》,几个女人无聊围坐,没滋没味地吃鸡瓜子的一幕,仍然历历在目。不过,电影上映,她“看了10分钟就害怕了,赶紧跑出电影院”,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,“喝了一肚子咖啡,那倒霉电影还没完。”后来她立誓再也不演电影,但还是抵不住电影的诱惑,演了《爱出色》,和陈冲分饰两个时尚女魔头。然后,是《一步之遥》里的齐赛男,剧照亮相,大裙子加螺旋形卷发的造型,马上引起好奇心,她是什么人?有什么故事在身上?据说还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,洪晃该怎么表现?

要成为这种打眼的角色,跨界是必备元素,张纪中拍的金庸剧中,总有这样一个角色,例如杨丽萍演的梅超风,茅威涛演的东方不败。尽管当时有观众说,每当杨丽萍扮演的梅超风发威时,他总会想起春晚舞台上的孔雀舞,但那个形象给人的惊艳之感,却存留很久。

要跨界,却也不只跨界这么简单,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,才能让角色引起期待。比如,本人一贯的形象和角色之间有相当的差异,才能激起足够的好奇心,角色也会因此平添一些异色。老版《西游记》电视剧里的白骨精,就有这种异色。电视剧播出前,长辈们纷纷议论

着,说这一集里有杨春霞,而且是演白骨精,那种慎重又惊奇的语气,让人顿时生出期待,后来终于看到了,她演的白骨精一点都不白骨,反倒丰腴美艳、珠光宝气,只是常常目露凶光,行凶前,眼睛突然瞪圆了,精光四射,伸出双爪,一步步逼近猎物。

当时不知道她的来历,直到成年后,才知道她的不寻常之处,她是著名京剧演员,1973年调入北京京剧团《杜鹃山》剧组,扮演柯湘。长辈们当年的慎重和惊奇,终于找到了原因,京剧演员演电视剧,并不足为奇,电视剧刚刚兴起时,演员多半来自四面八方,倒是深入人心的女党代表,摇身一变成了白骨精,给观众的震撼更大。

当然,只有形象差异还不够,还得稀缺,让人觉得艳异的角色,往往由极少在电影电视剧中露面的演员带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最艳异的电影角色,当属《春光乍泄》里的关淑怡,她的戏份全都被剪,20年过去,她演了什么,起了什么化学作用,始终是个谜。

洪晃正好具备这些因素,跨界、稀缺,以及形象差异,在接受采访时,她曾说:“我是一个北京胡同+纽约格林威奇村长大的孩子。从情操和个性,我更是《悲惨世界》里街头闹事的學生,是法国革命上街要求砸烂巴士底狱的人……竟然被导演演成贵族、贵妇,挺逆天的。”

当然,期待一个角色,还是因为整部电影的魅力,演员成就了电影的魅力,有魅力的电影,也才能托起演员的光彩。

你好,道长

于正、骆以军、田禾作品里的人物

□ 长凤新(媒体人)

他是牛鼻子老道,还是得道真人?如果不细心追究,可能不会发现:文艺作品中的这类特定形象,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比如小说《神雕侠侣》里的尹志平在新版中改名为甄志丙,在张纪中版电视剧里已正式亮相;而据说在于正新版电视剧里,干脆给他洗白:不是色心大起,而是被人下药,才去凌辱小龙女。正好给了网友打趣陈妍希版小龙女的几率:不吃药,如何下得了手?

此前金庸不得不面对一些抗议,所以他在新版小说中解释:“尹志平真有其人,道号‘清和真人’,乃丘处机之徒,后曾任全真教掌教,将其写得品行不堪,有损先贤形象,今在第三版改名‘甄志丙’,声音相似而实无其人,纯属虚构。”至于为何改姓甄,或许出自《红楼梦》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,暗示都是小说家言,何必当真。也如你所见,在梁羽生小说改编的新版电影《白发魔女传》中,武当门人不再是以阻挠男女主人公感情发展的伪善面孔出现。

2002年,陈国富导演的台湾电影《双瞳》出来时,也有人议论过片中台湾道教文化的描写过于恐怖。在现代都市台北的大楼内,暗藏一座神秘道观,两个迥异时空在此交接,让人如同闯入一个古老梦魇,外面摩登天空、车水马龙,内有修仙飞升、十殿地狱、河图洛书……警察与道士大战的一幕,更有说不出的诡异与血腥。台湾影评人闻天祥评论,编剧苏照彬让《双瞳》“从一连串神秘死亡事件开始,加入对道教符箓的新意开发,然后这些和台湾现象(警察贪污、宗教寄托、槟榔西施……)融为一体,中西合璧得很自然”。《双瞳》不期然地让人想起《达·芬奇密码》或《七宗罪》,都是创作者找到各自文化里的特别元素作为故事线索,该片也成为当年全台湾最卖座的本地电影。

在台湾社会生活中,常见道士作法事,能进入创作者视野,不难理解。这里还想提到两篇小说家的相关文章,一篇出自台湾骆以军的专栏文集《脸之书》,讲男子J曾有一个女友,其父是个道士,她从小被教养了“和妖魔鬼神打交道”的技艺,所以恋爱中的J常听她说起“一团团鲜艳魔幻的神明的名字”。多年后J收心成了上班族,娶妻生子,年轻时的荒唐犹如旧梦。他孩子六岁时生病,医治无方,有天听老人之言去找道士求救。与老道谈话时,J突然与他用“他们的”专业话语讨论起来,“像两个顶尖外科医生用最艰涩的医学术语争辩着病例的判定”。他岳母和老婆皆用陌生的眼神看他,“你怎么会懂这些?”那一刻,J的内心被巨大的怀念充满;原来被他封印的那个世界的神明鬼魂、阴间衙役,其实依然忙活着……

另一篇是湖南作家田禾的小说《衣钵》,讲村长李道士的儿子、中文系大学生李可寻找实习单位无门,便跟随父亲实习当道士,“道士也是要人做的……有死生婚丧就要有道士去办道场,一天都缺不了”。父亲唱了几十年的丧歌,李可领悟得很快,想起来那些遣词造句、抑扬顿挫,与中文系也算“专业对口”。

老人们的意见大致相似。在《双瞳》里,郎雄饰演的社会人类学家说:“如果你问我,是否相信人可以成仙,我可以说不相信有外星人多一些。”《衣钵》里,李可对父亲的那套理论不以为然,父亲却说:结论不要下早,人从生到长,很多看法都要变。李道士去世后,李可接下衣钵,成为一名山村道士。在那些时刻,青衣道袍的身影,就像是旧时光的一步三叹,恋恋难舍。

你好,年轻的山村道士。

市场会让大众小众各归其位

《匆匆那年》:配方奶卖得好

□ 何谓(影评人)

今年三月,香港国际电影节,我在电影院看了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修复版。

距离这部电影1995年上映,已经19年。姜文在放映前说,巧了,这部电影说的,刚好是当初上映时的19年前的事。

当年我看的时候可没细想这些,只记得在电影院里看过,在同学家的电视机上也看过——我们租了录像带来重看,为了宁静的胸。当然,也记住了青春残酷。

这回重看,有个感慨:这电影拿到现在,还是好电影(废话,所以才有人要修复它)。要是把它放进青春片的范畴,你不禁要想,这20年我们都拍了些什么?反正看看眼前,至少《小时代》前两集肯定能算青春片。

别紧张,我不是要厚古薄今。相反,我以为这里头有时代的进步。

时代进步,商业发达,才有细分。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肯定不是我的青春写照,历史背景不谈了,哪有那么自由?但当年除了港台流行歌曲,三毛加点金庸,没多少文化消费品能观照我的少年时代。后来呢?青春文学可以畅销,韩寒、郭敬明精准地体贴过许多人的年少;网络小说也紧紧跟上——没有商业化带来的细分市场,不会有这些。

当然,有市场有进步,不代表会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东西,因为对市场来说,好卖的才是好的,顾客的需要才最重要。不是现在的青春作品浅薄,是青春本来就浅薄,只是市场化之下的创作



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的青春

者会更主动地去贴近这浅薄。

于是从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、《同桌的你》到《匆匆那年》,这些电影一部比一部浅。《致青春》还想学前辈的残酷,《同桌的你》还要生硬地添加历史,《匆匆那年》什么都不要了。只剩下满是柔光的画面,只剩下流行歌曲和动漫符号,还有一定要添加的搞笑和植入广告,让整部电影像是被精心过滤的漫画。应该是好卖的,就像电影里植入的配方奶,对大多数青春电影的受众来说,容易入口。

不只青春题材作品,卖给大多数人的影视产品,本来就不太容易有深度。有深度,进入门槛就高,受众面就窄——浅,才有机会大卖。《星际穿越》在内地卖过《变形金刚4》了吗?还差十多亿呢。

也不用抱怨,说时代越来越肤浅,想看深的,别处还是能找着的,只是未必是电影这种严重依赖市场的产品。市场会让大众小众各归其位,比如姜文的电影,观众本来就是少数,自然难卖。也会有意外,有人撞大运,有极少数高手能玩好平衡,可投资回报不能靠意外,这道理,连只是买过理财产品的你都懂。

还有别的: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搁今天,未必能过审。如今银幕上的青春,烟不能抽,也没人看AV。商业片这盒配方奶,长官拿滤膜滤一次,资本家替观众滤一次,导演夹在中间,大概也就能拍个长镜头过过瘾,或者客串一下,说“你们是最棒的”。

你们是谁呢?一定是那些买单的观众吧。